

达佛里雅

岡察尔著 方煜译

新文艺出版社

达佛里雅

达佛里雅

周国平著 上海三联书店

周国平著 上海三联书店

达 佛 里 雅

Олесь Гончар

ТАВРИЯ

本書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3 年版本譯出

达 佛 里 雅

[苏]阿 察 尔 著

方 煜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 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11 号

上海勞動印制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815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張 113/8 插頁 1 字數 25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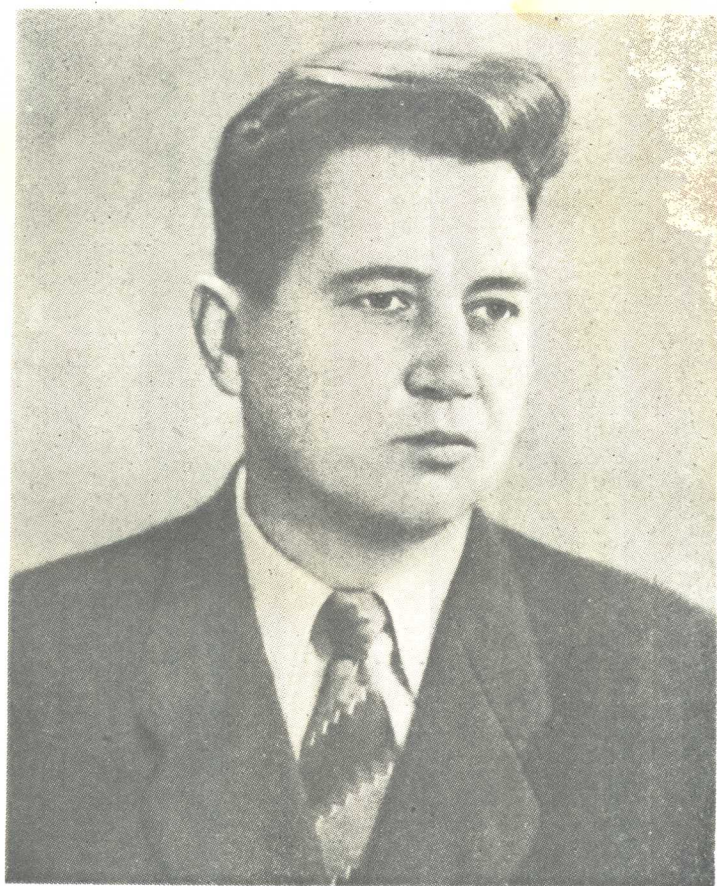
1958 年 9 月第 1 版

195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8,000 定价 (8) 1.1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烏克蘭南部農村社會的生活面貌。作者用記述風俗的方式，通過一群季節雇農到達佛里雅草原地區做雇工的遭遇和悲慘生活，揭露了沙皇統治下那些過着寄生生活的地主對雇農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女地主索菲雅不准兒子伐爾杰瑪爾正式娶雇農姑娘迦娜為妻，表面上把迦娜許給黑人雅舒卡，實際上却不讓雅舒卡與迦娜同居，而讓伐爾杰瑪爾來占有迦娜，雅舒卡拒絕這樣做，就被迫驅逐出境而至自殺；阿斯卡尼亞的園藝師穆拉舒谷同情農民，設計了在達佛里雅草原上開闢運河的草圖，却遭到地主的卑視和阻撓，地主不讓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開運河，致使良好的願望不得實現；地主對待雇農十分苛刻，在酷熱的夏天，每天限制雇農的飲水量，把牲口吃剩的泥水給雇農們喝，這引起雇農的強烈憎恨和反抗，在共產黨員機械師勃洛尼谷夫和普里伐洛夫的領導下終於展開了大規模的罷工。最後，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雇農被征入伍，從田莊趕上戰場，暫時結束了罷工場面，然而，革命的火種從此就在達佛里雅草原上生根了。



作者像

每年早春，当波列謝沼泽地区还没有开始播种的时候，当苏拉河、普肖尔河和沃尔斯克拉河畔的櫻树开出第一批嬌嫩絢烂的白色櫻花的时候，在南方广闊无垠的草原上空，总要刮起尘土蔽日、来势凶險的风暴。整个草原，从諾盖斯克到卡霍夫卡，人們打着画有圣象的旗幟向它祈禱。成群結队的农民，迎着云霧般的尘沙向那猖狂的风暴跪下来，祈求它平息下去。

那时候，在赤裸裸的、毫无遮拦的达佛里雅草原①上，仿佛到了世界末日。青草枯死了，水井給沙塞沒了，禾苗从人們的脚下被风連根拔起。

田野里响着祈禱的合唱声，人們絕望地在蔽日的风暴中跑来跑去。在跪着的人們身旁，剎那間就会堆起許多沙丘。

走路非常困难，也看不清該朝哪个方向划十字。向东方嗎？可是东方在哪一边呢？最可怕、最阴暗、最凶猛的风暴，恰恰是从东方涌过来的。从地面到天空，到处都是不透一綫微光的干泥沙，象冰雹一样打得人站立不穩。在飞沙走石背后的空中，太阳显得那么小，那么阴沉和暗淡，好象日蝕的时候一样。由于这种反常的白日昏暗，一切生物都感到可怕。在各个村子里，牲口惶惶不安地号叫，狗儿狂吠，亞速海岸边的飞鳥都躲在洞穴里。只有象黑人一样污黑的人們，在田野里的尘霧中窜来窜去，还有被飞沙扯得粉碎的旗幟，在人們头上嘩喇喇地飄动。

风暴平静之后，那狭长的、绵延好几个县分的草原满目荒凉，仿佛蒙上了一层尸灰。农民们用铁铤把斑剥的土屋旁的沙堆铤去，好象他们冬天在北方铤雪那样。饱受惊扰的大海，沿着整条海岸把被暴风掀翻的渔船残骸，抛在沙滩上。

亚速海边的妇女还在痛哭她们打渔罹难的丈夫，浑身蒙着灰沙的牧人还在草原上寻找被风暴冲散的羊群，可是，大批雇主，已经穿着赶集时的衣衫，从地主的农场和斯托雷平土地法颁布后出现的田庄^②，沿着草原大路，踏着风暴刚刚刮过的痕迹，象护随风暴的黑衣卫兵似的，纷纷往卡霍夫卡而去。为了节日应景，在黑漆上画着红苹果的达佛里雅华丽的轻便马车，铃声叮当地驶上被风暴扫平的驿道。这群穷凶极恶的草原乌鸦^③，象去赶节日盛会、又象去猎取尸肉似地，从四面八方急急忙忙向卡霍夫卡飞去。

那些雇主有的坐着轻便马车，有的坐着敞篷马车，有的坐着运货大车，有的骑着马……即使从天上掉下石头来，也要在春天的尼古拉节^④赶到那里！

每年春天的尼古拉节，在卡霍夫卡都有著名的“人市场”进

-
- ① 达佛里雅，系克里米亚的古称。克里米亚在中世纪统称为达佛里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仅克里米亚半岛称为达佛里雅，而且包括靠近达佛里雅北部的地区，统称达佛里雅省——北达佛里雅。
- ② 1906年11月9日，沙皇俄国的内务部长斯托雷平（1862—1911），颁布了一道新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庄、而另立田庄，农民可以出卖自己的份地。实质上，斯托雷平土地法是有利于富农的，使富农有可能以低价向贫穷的农民收买土地。这里的田庄，就是指富农的田庄。
- ③ 指雇主。
- ④ 尼古拉节，一年有两次：一次是5月9日，一次是12月6日，都是俄国旧历，这里是指5月9日的一次。

行交易，这是为整个南方地区供給劳动力的、新型的奴隶市場。从沿海草原地带，从克里米亞，甚至从遥远的庫班，都有雇主到这里来。

雇工們象巨流一样从北方各省涌来。他們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到这里来的。有的无票搭乘火車，有的乘木筏沿着德聶伯河經過險惡的石礁順流而下，不过最多的是用久經考驗的方式——步行——来的。他們大都疲憊不堪，面黃飢瘦，被迎面扑打的热风吹得皮肤黧黑，在包裹的重压下弯着腰，象上洞天福地似地，踏着踉蹌的脚步，向卡霍夫卡走去。

村子里沒有人問他們到哪里去。向那些不幸的人問这样的话是一种罪过。老远就能看出来：他們是到卡霍夫卡的人市場去。

波尔特瓦人、基輔人、切尔尼戈夫人，都从几百里路以外走来，他們在路上同庫爾斯克人、沃罗涅日人、奥尔洛夫人結成兄弟……他們走着，脚上在出血，眼睛里帶着經久不灭的希望的火花。那个卡霍夫卡到底在哪儿呢？它是不是快要在德聶伯河边金黃色的沙滩上出現了呢？

可怕的风暴过后，在晴朗的艳阳天里，人們的眼前浮現出春日的幻景。恐怕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这种象南方缺水的草原上所有的那样美丽的幻景。它們犹如天真的、热烈的幻想，能一連几天地流动着，不靠近，也不去远……象瑰丽的銀色河流，橫亘在雇工們干燥的道路上！

每年春天，克黎尼恰村的穷人，都到外面去謀生。在四旬斋^①，許多茅屋里的母亲，都在为自己的儿女縫制在当雇农去的路上用的口袋。这种伤心的活計也輪到了年老的雅烈西柯大娘身上。她在为已到待嫁年齡的女儿美斯嘉縫口袋，可是达恩柯——她的最小的孩子，也一个劲儿糾纏着母亲，反复的說：

“給我也做一个吧！”

母亲很伤心。他这么大能到哪里去，誰会要他呢？这孩子还没滿十三岁，連牛犄角还够不到呢……

“孩子，你能走到那么远的达佛里雅嗎？”

“你做就得了，媽媽，就是天边我也走得到！”

母亲想了一想，跟两个女儿和左邻右舍商量了一下，真的，为什么不給他縫一个呢？难道象达恩柯这样年齡的孩子，到外边去于活的还少嗎？再說，他赶赶牛羊哪一点不合式呢？他又机灵，又能干，又活潑……讓他一夏天在別人家糊一張嘴，說不定还能帶些东西回来补助貧穷的家庭……讓他去吧！讓他从小就习惯过雇农的流浪生活吧，那对于他，反正迟早避免不了的。

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克黎尼恰村的人們，踏着春天的道路向南方走去。他們按照走熟了的雇农謀生的道路，象飢餓的鳥儿一样，向着广闊的天空飞去。从前，他們常常是經過薩馬拉河到西涅尔尼克草原，有时候甚至走到斯拉夫戈罗德。他們在那些熟悉的地方停留下来，由富农或別国別省的移民雇佣整

①·复活节前四十天的齋期。

个夏天。

这年春天的一批季节雇农，大多是生气蓬勃、脚劲矫健的青年人，他们为了找到好雇主甚至准备走到黑海边上。大家决定不再象以前那样，在薩馬拉的田庄中分散，也不在移民村里留下来，而是繼續向前走，深入达佛里雅，一直走到那神話般的、雇农的首都卡霍夫卡。

从赶集人的嘴里——有的是从戈尔特瓦来的；有的是从列什季洛甫卡来的；有的是从杜尔巴叶夫来的——大家愈来愈多地听到各种各样有关卡霍夫卡的傳說：有些人說那里不好，另外一些人就恰恰相反，他們肯定地說，只有在卡霍夫卡才有真正的好日子，那里的雇主付的工資最公道。虽然，卡霍夫卡远在天边，从偏僻的克黎尼恰村到那边的路，沒有一个人确切地知道，可是对于这一点，誰都不担心。嘴巴可以問呀！信徒們可以問訊到基輔朝覲圣地，季节雇农也可以問訊到卡霍夫卡！

达恩柯听到大人們有关卡霍夫卡的各種的閑談，他那天真的幻想，象一团烟霧圍住了这座城市。他所想象的卡霍夫卡，是一个白色的、快乐的市集，綠草如茵，有回轉木馬，在春日的彩虹下每个人都会走运，只要站到彩虹下面，神話般的达佛里雅金币，就会在你的口袋里叮叮当当响起来。透过炉子高处还結着冰花的小窗戶，就可以看見如你想象那样的卡霍夫卡。达恩柯用舌头舐去玻璃上的冰花，就看到了他的卡霍夫卡——那是一座幸福的城，那里的人都穿着新靴子，他們不吃大麥餅，都吃奶油面包和蛋糕，而且誰也不欺侮誰……达恩柯听说过的卡霍夫卡的好日子，在他看来是一种无限的自由，对于这种自由，他已經感到一种模糊的、无意識的要求——卡霍夫卡对他誘惑最大的也正是这一点。他認為那里既沒有乡村刑庭，沒有苛捐杂稅，

沒有監牢，也沒有該死的富农奧吉延柯和地主老爷的管事，這些狗腿子仗勢欺人，母親常常得去給他們扎第六個禾捆①。

達恩柯一天三次看見幻想中的卡霍夫卡。這少年對這個城市想得如醉如癡。他計算着日期，每天早晨赤了腳跑到普肖爾河邊去听冰塊有沒有破裂。但願太陽快一點象春天那樣放出溫暖的光輝，那時，他就可以背上口袋，向着那自由自在的、天國似的卡霍夫卡走去！

到秋天，達恩柯應該發了財從卡霍夫卡回來。姐姐希望在那里干一夏天的活，掙一頭母牛的錢，他賺的錢至少也應該能買一頭小牛。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他有養家活口的責任。尽管母親有時候還打他的後頸脖子，他已經獲得了一家之主應得的尊重。在聖誕節的前夜，當克黎尼恰村的老人們出來請聖誕老人吃晚飯的時候，達恩柯也被差到街上去呼喚。

“聖誕老人，聖誕老人，請你到我家來吃晚飯吧，”他和村里最受尊敬的老人一樣地低聲呼喚。在這一天晚上，達恩柯被指定坐在“紅角”②的干草上，而且他第一個嘗蜜粥③。當年青的主人作節日的晚餐祈禱的時候，母親和姐姐都耐心地、莊重地等待着。

達恩柯已經記不清自己的父親了，可是他常夢見父親在寂靜得任何細小的聲音听起来都很響的傍晚時分，坐了小船去打漁，一邊唱着什麼杜爾巴葉夫村的瑪麗亞努莎歌。他的嗓音宏亮動听，歌聲活潑勇敢，使站在籬笆旁听他唱歌的叔叔們回腸蕩

① 烏克蘭地主剝削農民慣例之一，農民扎第六個禾捆，才開始計算工資。

② 旧俄羅斯的習慣，把神象供在進門就看得見的牆壁上，那個角落就叫“紅角”，是給貴客坐的。

③ 一種用蜂蜜煮成的蕎麥粥，按烏克蘭風俗，是在聖誕節前的高戒日吃的。

气，可是乡間的宪兵却在河岸上威胁着他……如果哪一个富农的孩子，现在敢于譏笑达恩柯，笑他的父亲是个强盜，那么达恩柯馬上打他們的耳光。不，他并不为自己的父亲感到恥辱，如果在村里守护神节的盛会上，有陌生人問他是誰的孩子，这个小家伙会驕傲地回答，他是馬特維·雅烈西柯的儿子。这句话的作用，就象放了一枪一样。

他父亲的名字对有些人会引起戒心，对另一些人会引起衷心的尊敬和喜悦。周围各村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在普肖尔河、霍洛尔河沿岸，一直到苏霍拉鮑甫卡和著名的杜尔巴叶夫村，可說无人不曉。

……一九〇六年的深秋，馬特維·雅烈西柯在克黎尼恰村被私刑处死了。在十一月里一个阴雨的寒夜，手握猎枪的富人們把他帶到村外，綁在风車的翼板上，讓风力任意折磨他，那些人說：

“哼，雅烈西柯，你飞吧，飞过烏云，去追求你那造反的真理吧！……”

那年秋天，普肖尔河边的森林发出低沉的呼嘯声，森林被熊熊的火光照得通明，每天夜里，普肖尔河对岸田庄上空的云朵都被染紅……

后来，森林变得阴郁起来，留下雅烈西柯大娘和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小名叫达恩柯，受洗的正名叫达尼洛。大女儿莫克黎娜已經是个待嫁的姑娘了，小女儿芙斯嘉可以給人家当保姆，达恩柯只能放放鵝，可是雅烈西柯大娘沒有鵝。

孩子沒有人特別照看他，也沒有人同他玩，他就象水里的小鵝一样長大的。芙斯嘉整个夏天給人家帶孩子，母亲同莫克黎

娜一直忙着做短工。当达恩柯乳牙脱落急着等待长出真牙的时候，雅烈西柯大娘想把他送到有钱人家去当牧童。她带着达恩柯走到有钱人家雕花的石阶上，走到铁皮的屋檐下，求了一家又一家，可是谁也不要。

“大嫂，你的儿子老是皱眉头……跟他父亲一样用死不后悔的眼光看人。”

“不，不，他只是在您面前不知怎么的成了这个样子……在家里的時候，他常常一开口就逗人笑的……”

“一看就知道他轉的不是好念头，他在玩父亲的打火石呢……哼，偏偏把这东西当玩意儿！”

有钱人都把达恩柯当作废物。不过，他自己很快的找到了帮助家庭的办法：春天他捕鱼；秋天就和同年的孩子们在普肖尔河对岸的森林里摘纏在树上的蛇麻^①。

在圣母节^②后的一天晚上，雅烈西柯大娘从地主田庄里回来，她惊讶地发现她的儿子是一个小学生了：他自己报名进了学校。

“孩子，现在叫我从哪里张罗鞋子给你穿呢？”

“妈妈，你别担心……只要老师答应我光着脚进教室，我可以光着脚过一个冬天！”

达恩柯在学校里度过了两个冬天，以后母亲就说：

“算了吧，咱们买不起书，你学会了读书、写字，反正不能当神父……”

过了两年，雅烈西柯大娘把莫克黎娜嫁给了森林区里的一

① 蛇麻是一种多年生蔓草，莖細長，雌花鱗片內有小圓實，甚香，有苦味，可用以釀造麥酒。

② 圣母节，是俄国旧历10月1日。

个赶车的青年。结婚那天，达恩柯手上拿着刺麻坐在“红角”里嫁姐姐^①。新郎把一枚价值半卢布的银币丢在盘子里，他想，这下子总可以答应了。可是，达恩柯皱皱眉头，他开出了一个价钱，使客人们都咋舌不已。

“这个孩子可真会保护姐姐！”

“他要的礼金简直象嫁公主！”

客人们个个兴高采烈，他们一致劝达恩柯不要太固执，不要讓莫克黎娜做一辈子的老处女……雅烈西柯大娘在女儿的结婚礼上，把眼泪尽向肚里咽，因为这个婚礼有一点美中不足：一个請来当一天“父亲”的人主持着婚礼，在席上权充主人代替真正的父亲……

雅烈西柯大娘才把大女儿嫁出去，眼睛一霎，第二个女儿也到了出嫁的时候，又要为美斯嘉张罗嫁妆操心了。十七岁的美斯嘉已经长得美丽出众，她参加教堂里的唱诗班，唱得这样地动人，甚至使邻近各村的青年们突然间都变得很虔诚了，每逢节日，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克黎尼恰村的教堂里来。要是箱子里是空空的，美斯嘉光有夜莺般的好嗓子又有什么用呢？整个冬天，纺车在屋子里不停地嗡嗡转动，织布机轧嗒轧嗒响，可是箱子里的麻布却没有增加，织出来的布都成了别人的财富……到哪里去挣钱，怎样才能攒聚起一些钱来呢？

出路只有一条，到达佛里雅去当雇工。

雅烈西柯大娘一家把很多希望都寄托在卡霍夫卡，这些希望温暖着他们的小屋子。每天晚上达恩柯在油灯下，在单调的

① 乌克兰民族风俗：小舅子在婚礼上向姐夫要一笔礼金，不过这并不是决定婚事成功与否的。

紡車嗡嗡聲中，向母親和姐姐講述關於這個遙遠、快樂、幸福的城市的故事故事。

2

起初，大家打算在德聶伯河合伙雇一個木筏，走水路到卡霍夫卡去，波爾塔瓦省其他各村出外做工的農民們有時就是這樣去的。不過很快就明白了，不是每一個克黎尼恰村人都付得起船錢。大家精打細算以後，決定還是步行去：

“腳掌是自己的，不用出錢！”

一個一世替人家做雇工的農民崔姆巴爾，同意做領隊人——當時還有人稱呼領隊人叫頭目——他是克黎尼恰村的一個善良的、老不走運的人，他的唯一的財產，就是一大群孩子，在這個衣食不周的、小小的崔姆巴爾“王朝”里，甚至還有兩個孩子是同名的：斯吉邦老大和斯吉邦老二。這是教父替最小的一個孩子行洗禮的時候弄錯的，隨便起了一個名字叫斯吉邦，後來才弄清楚，已經有一個斯吉邦躺在搖籃里安靜地吹泡泡了。

崔姆巴爾有他的缺點，每個克黎尼恰村人都為了這一點而取笑他，他從不生氣。他天生酷愛養鴿，他會整天帶着孩子們跟着鴿子滿村跑，朝天打着唿哨，常常給木頭絆跌。不過崔姆巴爾也具備做領隊人的各種不容爭辯的優點。也許沒有人比他更了解雇農的各種習俗和規矩，這些經驗是他從多年的雇農流浪生活中得來的。在各種情況下，也許沒有人比崔姆巴爾更會說話，在同騙子手一樣的管事們談判的時候，這一點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冬天，崔姆巴爾在附近的市集上閑蕩，注意聽別人的談話，

然后，他把关于南方的各种各样的新聞告訴克黎尼恰村人。大家就是从他的嘴里第一次听到，有一个列什季洛甫卡的雇农在达佛里雅发了大財，据牲畜商人說，那人是靠水发的財。人就这样会交好运！那一天崔姆巴尔在替这个不相識的幸运儿高兴之余，在酒店旁边一口气喝了一瓶四分之一立升裝的酒。等酒勁上来了，他指着地主的田庄說，从此不会再有一个雇工替他做工，他——崔姆巴尔——今年要把大家都帶到卡霍夫卡去，讓老爷騎着馬在他們后面追赶吧，讓他到卡霍夫卡去雇他們吧。

“到了卡霍夫卡，我們能掙九倍的錢！”崔姆巴尔在风車旁边的草地上大声叫喊，直到他的妻子派了小崔姆巴尔們来拉着他的手回家去。

克黎尼恰村的年青姑娘們，对崔姆巴尔所講的列什季洛甫卡的幸运儿发财的故事，有一点沒有弄明白。靠水怎么会发财呢？难道那里的井水也是特別的、值錢的、不是人人都有嗎？

达恩柯按照自己的想法領会这一点：卡霍夫卡是一个幸福的、奇妙的地方，甚至那里的水也可以給人帶來收入！

在克黎尼恰村，虽然普肖尔河的河水就在身旁流过，到处都有泉水从絕壁里噴出来，可是还没有人靠水发过財。相反，正由于水太多，克黎尼恰村的人有时候遭受了真正的灾难。春天，普肖尔河的河水时常泛滥，把村里較低的一部分都淹沒了，那时街上可以行船，小船或是在停泊之处靠岸，或者就一直駛进院子里。那时候全村是一片呻吟声，惊惶不安互相呼喚的叫声，在水面上傳开来。大水把有些人的最后一束干草冲走，把有些人的茅屋冲毀。农民赤手空拳跟任性的河流作斗争是困难的。那些有亲戚住在山崗附近的人，就帶着孩子临时搬到那里去，而大多数只能留在老地方，留在浸得发脹的木船上，耐心地挨过这个